

于是我乘船出门求学去了，以便能考上喀山大学，至少得这样。

上大学的想法是尼·叶甫列英诺夫向我灌输的，他是一个个头小小的年轻人，一个长着一双女人般和蔼可亲眼睛的漂亮小伙子。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屋子的阁楼间。他常见我手里捧着书，这使他很感兴趣，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甫列英诺夫开始不断地说服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个做学问的料”。

“您天生就是要献身科学的，”他说道，一边漂亮地抖动着他那一头浓密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知道，对科学还可以像一只兔子那样把身体献出去，而叶甫列英诺夫又是那样振振有词地向我证明：各所大学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青年人。看样子，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灵魂感到惊惶不安了。叶甫列英诺夫说，我在喀山可以住在他

①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历史上的伟人，是俄罗斯第一个驰名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诗人，也是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画家和历史学家。他生在渔民之家，十九岁才开始离家求学，但他的聪明与勤奋使他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成为彼得堡科学院的第一名俄国院士。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就是按他的倡议创立的。

家里，利用秋冬两季学完中学课程，通过“某些科目”的考试——他正是这样说的：“某些科目”——大学里会给我发放公费助学金，再过四五年我就成为一名“学者”了。就是这么回事，非常简单，因为叶甫列英诺夫才十九岁，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自己通过了几门课的考试，就乘船走了，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也跟随着他的行踪离家远行了。

外婆在替我送行时规劝我说：

“你别对人发脾气，你老要发脾气，变得不近人情、自以为是了！这脾气你是从外公那儿学来的，可你外公他怎么样了？他活了那么大岁数，活成了一个傻瓜蛋，这个可怜的老头。你要记住这一点：不是上帝来审判人，这种事魔鬼才乐意做呢！好啦 再见吧……”

她一边从松弛的古铜色面颊上擦去不轻易掉落的眼泪，一边说：

“咱们再也不会见面啦，这趟出门你要走很远的路，你这坐不住的人，我可快死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疏远了，甚至难得见她一面，现在我突然痛心地感到，如此密切、如此贴心地和我亲近的人我将再也不会与她重逢了。

我站在船尾，看着她站在码头的护栏边用一只手在画十字，另一只手拿着很旧的披肩的一角在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深色的眼睛，眼睛里闪烁的泪花饱含着对人们无可遏制的爱。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座半鞑鞑化的城市^①，一间平屋内拥挤

指位于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中游的港埠喀山，始建于13世纪，曾是鞑鞑人的喀山汗国的都城。1552年后喀山汗国被伊凡雷帝的俄国远征军消灭，其地属俄罗斯。喀山市现在是俄联邦内鞑鞑自治共和国首府。

的公寓里。这间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小山丘上，一条狭窄、寒酸的街道的尽头；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个火灾遗存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在艾蒿、刺实植物和团酸模的草丛间，接骨木的树篷间，高高耸立着一幢砖房的断垣残壁，断垣残壁的地下则是一个宽广的地窖：一群无家可归的野狗在那里自生自灭。这座地窖留给我极其难忘的印象，它是我上过的大学之一。

叶甫列英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发放给赤贫者的救济金勉强维生。在开头几天我看见这位灰头土脸的寡妇从集市上回来，将买回的食品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解起了一道难解的习题：如何把一小块劣质肉做成够三个健康的小伙子饱餐一顿的美食？而她自己的一份还没有计算在内呢。

她沉默寡言；她灰色的眼睛里凝聚着一匹操劳过度而耗尽精力的马所具有的那种无望、温顺的顽强精神——这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向高山上走去，明知自己走不出困境，却依然拉着它走！

在我到达这儿大约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当时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正在帮她洗菜，她轻轻地、小心翼翼地问我：

“您到这儿来干吗？”

“读书 准备升大学。”

她的双眉连同额头上的黄皮肤徐徐向上挺去，菜刀割伤了她的一根手指，她一面吮吸着鲜血一面坐到椅子上，但立刻又霍地一下站起来说：

“噢 见鬼……”

她用手帕包扎好割伤的手指，夸奖我说：

“您土豆皮削得挺拿手的。”

怎么会削呢！于是我告诉她我在轮船上打工的经历。她问我：

“您认为要上大学，有这点就够了吗？”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幽默二字。我认真地对待她的问题，向她叙述了自己一步步的行动计划，按此计划，行动到最后一步，科学殿堂的大门应当向开启。

她叹了口气：

“哎，尼古拉，尼古拉……”

就在这时他走进厨房来洗脸，一副睡意未消蓬头乱发的样子，但和往常一样开开心心。

“妈妈，最好做饺子吃！”

“行，最好做饺子，”母亲表示赞同。

因为想炫耀自己有关烹饪技术的知识，我说做饺子有肉并不好，而且要少用。

这时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听了大为光火，针对我说了几句十分激烈的话语，说得我两耳发烧，向上竖了起来。她把一捆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摔，走出了厨房。尼古拉向我眨了眨眼，用几个字来解释她的行为：

“她心情不好……”

他在长椅上坐下，告诉我说，女人一般说来比男人神经质，这是她们天生的本性，——一位很体面的学者，好像是个瑞典人，无可争辩地证实过这一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一个英国人也就这一点发表过一些见解。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他利用每一个恰当的机会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必要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是活不下去的。我贪婪地听他讲述，后来富科^②、拉罗斯福哥^③、拉罗斯查克林^④

^①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

^② 富科（1819—1868），法国化学家。

^③ 拉罗斯福哥（1613—1680），法国作家。

^④ 拉罗斯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保皇派首脑。

这样的名字在我脑子里就混为同一个人物了，我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脑袋：是拉瓦锡^①砍了迪穆里耶^②的脑袋，还是相反？可爱的少年真诚地希望“把我造就成一个人才”，满怀信心地向我作出承诺，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一切条件来正经八百地给予我关心。小年青的那种只顾自己、缺乏周密思考的性格使他看不到母亲为了一家生计，如何竭尽全力、巧于安排，他的弟弟，一个行动笨拙、沉默寡言的中学生，更加感觉不到这一点。而我在很久以前就对化学的戏法和厨房内的精打细算有了精细的了解，清楚地看到一个女人随机应变的本领，因为她不得不千方百计填饱自己孩子的肚子，还要养活一个后来加入的少年，这个人其貌不扬，行为举止不讨人喜欢。自然，分给我吃的每一块面包，都是落到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寻找机会打工。我一早就离家出门，以便不在那里吃午饭，在恶劣的天气里我就坐在火灾后的废墟上、地窖里躲风避雨。在那里，我一面闻着猫狗的尸臭，一面听着沙沙的雨声和风儿的叹息，我很快就悟到上大学不过是痴心妄想，当初要是去了波斯，我做得也许更明智。我看见自己成了一个白胡子仙人，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培育出个头像苹果一样大的谷粒，重量达一普特^③的马铃薯，我臆想了不少造福于大地的善行，在这块大地上如此艰难跋涉的不光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非凡的奇遇和伟大的功勋。这非常有助于我去度过生活中那些艰难时日，而这些时日是如此之多，所以我在幻想中变得越来越敏感。我不期待外来的帮助，也不希冀

①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②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

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公斤。

幸运的时机，然而一种坚定执著的意志却在我身上渐渐发展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觉得自己越是坚强和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由他对周围环境的反抗创造出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在伏尔加河上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来回跋涉，在那里能轻易挣得十五至二十戈比。在那里，我置身于装卸工人、无业游民、小偷骗子之间，觉得自己是塞进炽烈燃烧的煤炭之中的铁块，——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尖锐刺激、摄人心魄的印象充塞我的脑海。在那里，在我面前像旋风一样辗转忙碌的是毫无掩饰的贪婪的人群，有着粗鲁本性的人群，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怨愤，喜欢他们对世间一切嘲讽敌视而对自身无忧无虑的态度。我直接经受的一切使我对这些人产生热烈的向往，产生沉浸到他们这个富于刺激性的圈子里去的愿望。布雷特·哈特^①和我阅读过的大量“低级趣味”小说，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个圈子里人们的好感。

职业小偷巴什金以前是师范学院学生，曾被打得死去活来，一副害肺痨病的样子，他用雄辩的口才教训我说：

“你干吗像个小姑娘似的缩头缩脑，怕丢了自己的名誉不成？对姑娘来说名誉是她的全部财产，对你来说只能是一副枷锁。一头牛如果名声好，那么它吃饱草是没有问题的！”

巴什金长着一头红褐色头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像个演员，身体灵敏、动作协调，使他像一头小牛。他对待我的态度像个教师、庇护者，我看出他是真心诚意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的书是《基度山伯爵》^②。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 又有中心，”他说。

^①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乡土派小说的创始人，自学成才。

^②《基度山伯爵》，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度山”的译名沿以往通行的蒋学模译本的译法，完全按原文译应是《基督山伯爵》，1991年上海译文版就是这样译的。

他喜欢女人，说起女人来的时候有滋有味地咂巴着嘴，兴高采烈，被打坏的身体还发出一阵抽搐，这种抽搐里隐藏着某种病态的东西，在我心里引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但是我仍然专心地听他说话，觉得这些话很美。

“女人，女人！”他毫无掩饰地说着，脸部的黄皮肤上泛起了红晕，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着激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她，就像对魔鬼一样，无罪恶可言！你活着就得去爱，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了！”

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为妓女们编写有关悲伤和不幸爱情的动人歌曲。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的所有城市，那时候有一首属于他的歌曲广为流传：

身着旧衣衫，
素面无娇颜，
无人娶贫女，
此情最可怜。

一个叫特鲁索夫的人对我很好，他神色忧郁，相貌堂堂，衣着讲究，长着音乐家般的十根细细的手指。他在海军村有家铺子，挂的招牌是“精修钟表”，却干着私下里销赃的勾当。

“马克西姆，偷东西那样的混事儿你可别学！”他眯起狡黠、大胆的眼睛，风度翩翩地抚着灰白胡子对我说，“我看出来了：你走的是另一条道，你是个有思想的人。”

“什么叫‘有思想’？”

“就是说脑子里对什么事也不羡慕，只有好奇心……”

有关我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我常常对许多东西很眼红；而且，是巴什金激发了我的羡慕之心，因为他擅长用独特的诗一般

的语言来表述，使用意想不到的比喻和词汇。我现在还记得起他讲的一个有关爱情奇遇的故事开头：

“在一个看不清东西的黑夜，我坐在旅馆里，犹如一只在树洞里栖息的猫头鹰，置身在贫穷的城市斯维亚什斯克。时值秋季，正当十月，秋雨懒洋洋地淅沥不止，风儿呜咽不停，仿佛一个受屈的鞑靼人在舒展幽怨委婉的歌喉；那是一支无休无止的歌曲：喔—— 呜——”

“……就在这时她来了，轻轻松松，面带桃红，仿佛旭日初升时的一朵白云，而她眼神里流露的却是灵魂深处欺人的纯洁。‘亲爱的，’她用诚实的声音说，‘在你面前我是没有过错的。’我知道她在撒谎，可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就我的理智而言，我知道的事千真万确，而就内心而言，我绝不相信！”

他在叙述的时候有节奏地摇头晃脑，双眼微合，常常用轻柔的手势触摸自己的心口。

他的声音低沉而呆板，但语言却十分鲜活，传递出某种莺啼鸟鸣的意境。

我也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把西伯利亚、希瓦^①和布哈拉^②说得异常精彩动听，又把高级神职人员的生活说得非常可笑可恶，有一次还神秘地说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③的事：

“这位皇上还是个行家里手呢！”

我觉得特鲁索夫似乎是这样一种“坏蛋”中的一个，这些人在小说结尾时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成为宽宏大量的英雄。

有时在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卡桑卡河，走进草地，走进

希瓦，现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州城市。

② 布哈拉，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城市。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年在位。

树丛，在那里喝酒，吃东西，一面聊着自己的事儿，不过聊得最多的还是复杂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奇怪的混乱现象，聊得尤其多的话题是女人。他们说起女人来怀着一种怨愤和忧伤的情绪，有时候他们的谈吐令人感动，而且总带着这样一种情感，似乎他们在向着黑暗中窥视，那黑暗中充满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意外事件。在星光暗淡的夜空下，在长满稠密柳丛的洼地那令人窒闷的热气包围中，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个夜晚。在由于濒临伏尔加河而湿气浓重的黑暗里，一盏盏椴顶灯犹如一只只金光闪闪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缓缓爬行，密集的灯火、一条条光带融入硕大无朋、群山起伏的漆黑河岸，这是富裕的村庄乌斯隆的酒馆和房屋里的灯光在闪烁。轮船的轮叶低沉地拍打着河水，货运船队上的水手发出狼嚎般的紧张吆喝，有一处传来锤子敲打铁块的声音，凄凉的歌声在悠悠回响——有人的心灵在隐隐燃烧，——听着歌声，忧伤就会如灰尘一样蒙上心头。

听着人们轻声细语的倾诉，心里更觉忧伤，因为他们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诉说自己的事情，彼此间几乎不听对方说话的内容。他们在树丛下或坐或躺，抽着烟卷儿，偶尔也喝伏特加，喝啤酒，但不贪杯，沿着回忆之路向着往事返身走去。

“我就遇到过一件事，”说话的是一个被黑夜摅倒在地的人。

听完他的叙述，人们表示赞同：

“这类事通常是这样的，——现在什么事都是经常发生的……，”

“曾经发生过”、“现在经常发生”、“从前经常发生”——这是我往常听到的说法，于是我仿佛觉得今夜人们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既然什么都已经发生过，那么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事了！

这曾经引导我离开巴什金和特鲁索夫，而走向另一边去，然而

我依然喜欢他们，而且根据我经历过的事来推理，如果我跟他们一起走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希望跻身上层走上求学之路却遭受侮辱，这也把我推向他们这一边。在忍饥挨饿、愤世嫉俗和愁眉不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去犯罪，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神圣的所有制”。然而一个少年的浪漫主义阻碍了我从我注定要走的道路上偏离方向。除了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布雷特·哈特和庸俗小说，我已经阅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这些书激发了我去追求某种蒙眛不清、然而比我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开始结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印象。在废墟上，叶甫列英诺夫家旁边，常有一些中学生聚在一起做造小城的的游戏。他们中有个人——古里·普列特尼约夫，对我很有魅力。他皮肤黝黑，长着一头像日本人那样的深色头发，脸上布满了黑色小斑点，仿佛被火药抹过似的，做游戏的时候高兴劲儿没个完，而且十分机灵，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早期的各种天赋。几乎和所有天资聪明的俄罗斯人一样，他靠大自然的禀赋生活，也不必想方设法去加强和发展这种禀赋。他有敏锐细腻的听觉和极为灵敏的乐感。因为喜欢音乐，他的古斯里琴^①、巴拉莱卡琴^②和手风琴演奏得非常娴熟，但他不打算掌握更为高雅、难度更大的乐器。他家里穷，穿得很差，不过他的衣着和他大胆的性格、强健身体的敏捷行动倒十分相称：皱皱巴巴、绽了口子的衬衫，打了补丁的裤子，穿了孔、后跟踩歪的皮靴。

他像一个大病初愈、久卧病榻后刚刚下床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日才始出狱的囚徒，——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

古斯里琴，俄国古代弦乐器，类似于中国的古筝。

② 巴拉莱卡琴，俄国民间乐器，三弦三角形

悦人的，一切都在他身上激发起喧腾的欢乐——他就如烟花那样在地上跳个不停。

得知我日子过得又艰难又危险，他建议我搬过去和他同住，并且准备功课以便能当个乡村教师。就这样我住在了一个奇怪而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里，这个地方喀山的大学生大概不止一代人都知道。这是鱼摊街上一座近乎坍塌的大房子，仿佛是这样一群人从房主手里强占去似的：忍饥挨饿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风烛残年、形同幽灵的人。普列特尼约夫住在走廊里，一架通向阁楼间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的尽头，靠窗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有三扇门通向走廊，两扇门里住着妓女，第三扇门里住着一个生肺病、师范学院毕业的数学教师。这个人身材修长、瘦削，样子简直可怕，他长着一头乱蓬蓬、浅棕色的硬发，肮脏的破布片勉强能遮掩住身体；透过破布上的洞孔明晃晃地露出青紫色的皮肤和嶙峋的肋骨，煞是吓人。

他似乎只靠啃食自己的手指甲过活，已经咬得见血了，日日夜夜都在绘制什么，计算什么，不停地咳嗽，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但是出于怜悯，常在他的门口放上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拾起纸包，拿进自己屋里，一面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鼻子里发出呼噜声。如果她们忘记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不能给他带来自己的馈赠，他就打开门，用嘶哑的声音对着走廊喊：

“给点面包！”

他那陷进深暗色眼窝里的双目闪耀着一个对目标狂热追求的人所有的骄傲，这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伟大而怡然自得。有时会有一个小小的驼子来看他，来者一只脚向外撇，戴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浮肿的鼻梁上，头发灰白，冷酷的黄脸上挂着狡

黠的笑容。他们把门掩得严严实实，在莫名其妙的寂静中默默无语地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一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被数学教师沙哑盛怒的喊叫惊醒了：

“可我说的——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没错！捕鼠器，没错！是监狱！”

驼子尖声地嘻嘻笑着，多次重复一个奇怪的字眼，数学教师突然吼叫起来：

“见鬼去！滚！”

他的客人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嘴里喃喃地埋怨着，有时发出一两声尖叫，从屋里滚了出来到了走廊上。这时数学教师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样子挺吓人。他把一只手的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用嘶哑的声音说：

“欧几里得是个笨蛋！笨——蛋……我会证明上帝比希腊人聪明！”

说着他使狠劲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使得屋里什么东西咣当一声震落在地。

不久我得知这个人想从数学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没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命归西天了。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一夜挣十一戈比，假如我赶不上去挣钱，我们吃四磅面包，用两戈比茶叶，三戈比糖来打发一天一夜。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工，——需要学习。我学功课十分吃力，尤其是那些死板、僵化的语法形式真叫我难受，我根本无法把有生命而且有难度、既任性又灵活多变的俄罗斯语言硬用这些框框来套。然而不久就明白了，原来我学这个开始得“太早”了，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的考试，我也得不到这个位置，原因是年龄不到，这使我喜出望外。

普列特尼约夫和我睡在同一张小单人床上，我在夜里睡，他

则在白天睡。早晨他因通宵未眠而疲惫不堪地回来了，脸更黑了，眼睛更红了，我立刻跑到小酒馆去弄开水，我们当然不可能有茶炊。接着我们就坐在窗口，一面喝茶，一面吃面包。古里告诉我报纸上的新闻，还念给我听一个嗜酒如命的小品文作者写的滑稽诗歌《红色多米诺》，他对生活玩世不恭的态度常使我感到惊讶，——我似乎觉得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同对待胖脸婆加尔金娜一样，后者是个卖旧女装的小贩，一个皮条客。

他向这个女人租了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但是付不起房租，所以就用欢乐的笑话、手风琴演奏和动人的歌曲作为回报；在他用不太高的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神里闪烁着—丝冷笑。加尔金娜这个女人年轻时当过歌剧的合唱队员，对演唱很懂行，小小的泪珠不止一次从她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滚落到她那醉鬼和饕餮的浮肿而发青的面颊上，她用油腻的手指抹去泪水，然后用一块肮脏的手绢仔细地擦手指。

“哎，古罗奇卡^①，”她叹着气说，“您是个演员！要是您漂亮那么一点儿，我就给您安排命运了！我已经把多少个年轻的后生和女人撮合在一起啦！这些女人在孤独的生活里寂寞难耐啊！”

这样的“后生”中就有—个住在这里，在我们楼上。这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制熟毛皮工人的儿子，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胸脯很宽，大腿细得难看，像个锐角向下的三角形，而这个锐角又稍稍折断了一点——大学生的脚掌小得像女人似的。他那深深缩进双肩之间的脑袋也很小，上面装饰着一撮红头发组成的鬃毛，在苍白而无血色的脸上忧郁地瞪着一双暴突的绿眼睛。

他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如—头丧家之犬，极其艰难，忍受着

^① 古罗奇卡，古里的小称

饥饿，巧妙地完成了中学的学业，进了大学，不过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和的男低音嗓子，所以萌生了学声乐的念头。

加尔金娜抓住了他的这一点，就将他和一个四十光景年纪的女富商撮合在一起，这个女人的儿子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女儿正要中学毕业。这个女商人是个瘦瘦的女人，平淡无奇，腰板挺得像个士兵。她有一张苦行修女般干瘪的脸，一双灰色大眼睛隐藏在一对深暗的眼窝里。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披一块老式丝头巾，双耳下颤动着一副耳环，上面镶有绿得刺眼的钻石。

有时她在傍晚或清晨来找自己的大学生，我不止一次留神观察，她仿佛一蹦就进了大门，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她的脸看上去很可怕，双唇紧闭，紧得几乎看不见，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绝望而忧郁地直视前方，但是那样子却似乎使人觉得她是个瞎子。不能说她模样丑陋，但是在她身上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紧张心理，这心理使她变丑，仿佛把她的身子拉长，把她的脸绷紧，绷得发痛。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像个疯子！”

大学生憎恶女商人，常常躲避她，然而她却穷追不舍，犹如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债主或奸细。

“我这个人狼狈透了，”喝过酒以后他后悔了。“再说——我干吗要唱歌？凭这样一副长相和身材，是不会让我登台演出的，不会的！”

“别再做这件无聊事了！”普列特尼约夫建议说。

“是啊。可是我看她可怜！我受不了，但是可怜她！你要知道她怎么……哎……”

我们呢心里清楚，因为常听见这个女人站在楼梯上，夜里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哀求：

“看在基督分上……亲爱的，好吧——看在基督分上！”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多幢房屋、马匹，捐助数以千计的钱去办产科讲习班，却像乞丐一样乞求爱的施舍。

喝完茶 普列特尼约夫上床睡觉 我则出门去寻活儿干 晚上很晚才回家，这时古里需要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面包、灌肠或炖熟的“下脚”我们就将猎物平分 他带上自己的一份。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就在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各个隐蔽角落徘徊，仔细观察那些我感到新鲜的人们怎么生活。这房子已被他们住得非常满了，像个蚂蚁窝一样。屋子里常留着一股酸津津的刺鼻气味，角落里到处都隐藏着对人们怀有敌意的浓密阴影。从清晨到深夜，房子一直隆隆作响：缝纫女工的机器嗒嗒响个不停，轻歌剧团合唱队演员在吊嗓子，大学生在咿咿呀呀用男低音唱音阶练习曲，醉醺醺、半疯不疯的演员在大声朗诵，喝醉的妓女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于是我产生了一个自然而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一切为了什么？”

在饥饿的青年人里有个人老像无头苍蝇似的游来荡去，他长着红棕色头发 秃顶 高颧骨 大肚子 细腿 大嘴巴 龇着一口马样的牙齿，为此大家叫他“红鬃马”。他和自己的一些亲戚、几个住在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打了两年多官司，逢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可是我要叫他们彻底破产！叫他们要饭去，他们会有三年时间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然后我把胜诉后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统统还给他们，我把一切都给他们，再问一声：‘怎么样，魔鬼？领教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标吗，‘红鬃马’？”大家问他。

“我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这件事了，别的事什么也不会去做了！”

他成天老是待在区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的律师身边，经常

在傍晚的时候乘着马车带回来许多大大小小的纸包、玻璃瓶，在自己那间天花板中央下垂、地板翘曲的肮脏房间里举行闹闹哄哄的宴会，把大学生和缝纫女工，——所有想饱吃一顿和喝上几口的人都请了来。“红鬃马”自己只喝罗姆酒和饮料，那饮料在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都留下了洗不掉的暗红色斑斑点点；喝完后他就大声呼叫起来：

“你们是我可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是诚实的人！可我却是下流坯，和鳄鱼一样心如铁石，——我想毁掉自己的亲戚，而且一定要毁了他们！真的！我不想活了，可是……”

“红鬃马”悲戚地眨着眼睛，酒后的泪水打湿了怪模怪样、颧骨高突的面孔，他用手掌拭去脸上的泪水，在膝部抹来抹去，——他那灯笼裤上总是布满了油污的斑迹。

“你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大声说。“饥饿 寒冷 衣衫褴褛，——难道这就是定规？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学到什么呢？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问道：

“谁需要钱 拿吧，弟兄们！”

女合唱队员和缝纫工贪婪地从他毛茸茸的手里抢钞票，他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说：

“可这些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的。”

但是大学生们并不拿钱。

“让钱见鬼去！”熟毛皮工人的儿子气呼呼地说。

他自己有一次喝醉了酒，拿来一叠揉成一个硬纸团的十卢布面额票子给普列特尼约夫，往桌子上一摔说：

“给，你要吗 我——用不着……”

他躺到我们的单人床上，开始号叫，号啕大哭，所以我们只好给他水喝，用水把他浇醒。等他睡着了，普列特尼约夫试图把

钱摊平，但看来难以做到，因为揉得太紧，要用水浸湿了才能使它们彼此分开。

在烟雾腾腾、污秽不堪、窗户朝向邻屋石墙的房间里，既拥挤又气闷，既嘈杂又可怕。“红鬃马”叫得比谁都响。我问他：

“你为什么住这儿，不住到旅馆里去？”

“亲爱的——为了心灵舒坦！和你们一起心里感到温暖……”

熟毛皮工人的儿子证实说：

“说得是，‘红鬃马’！我也觉得是这样。要是在别的地方我早就完了……”

“红鬃马”请求普列特尼约夫：

“弹一首，唱一曲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往大腿上一搁，唱道：

红红的太阳你升起来吧，升起来吧……

他的嗓音柔和，沁人肺腑。

房间里变得悄然无声，大家都若有所思地倾听着如怨如诉的歌声和古斯里琴弦发出的低沉乐音。

“唱得好，你这个鬼东西！”女商人倒霉的安慰者嘟哝着说。

在老房子古怪的居民中间，古里·普列特尼约夫扮演着神话故事里善良精灵的角色，因为他有智慧的天赋，那智慧名叫诙谐。他的心灵充满了青春的亮丽色彩，所以能用一连串光华夺目的精彩笑话、优美歌曲、对世人风俗习惯的尖锐讽刺、抨击生活中弥天谎言的大胆言辞来照亮生活。他刚满二十岁，从外表看像个少年，但是这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把他看作在困难的日子里能出得好主意，而且总能提供某种帮助的人。比较好的人都喜欢他，比较孬的人都怕他，就连老岗警尼基福雷奇也总是像狐